

東周列國志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蔡元放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东周列国志

Dongzhou Lieguo Zh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71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34 $\frac{5}{8}$ 插页1

1979年12月北京新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ISBN 7-02-000944-1/I·929 定价 14.45 元

出版说明

《东周列国志》是一部历史小说，全书一百零八回，叙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间的大部分历史故事。

它的成书年代和著作者，就我们所知道的材料：远在元代时候，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平话本。到明嘉靖隆庆时代，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现在还有见万历年间刊行的本子（据孙楷第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末吴门冯梦龙（字犹龙，即墨憨氏）曾经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做了一番改订的工作，删去了若干当时民间流传的，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之类的故事，并“重加辑演”，成为“一百八回”的《新列国志》（见《新列国志》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撰序及孙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清代乾隆年间前后，又有秣陵蔡元放（名稊，号七都梦夫、野云主人）批评的《东周列国志》（以下简称“评本”）出现，近二百年来流行的就是这个本子。蔡元放的这个“评本”，除了加上大量的宣传封建正统思想的“评语”和“批语”而外，只是在《新列国志》（以下简称“新志”）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删改的工作。这些删改，有许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也有错误的和不必要的；还有“新志”原来前后矛盾或校印讹错的地方，“评本”却并未加以改正，仍沿其误的；“新志”的序言（可观道人序）、凡例、春秋战国与地图，也一并存录书前。

出版说明

我们这次校勘、整理《东周列国志》，因为“评本”基本上是就“新志”的一个加工本，所以采取了它（清刻书成山房本和经纶堂本）做底本，但全部删除了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语、批评和夹评、夹注，以及序言、凡例、舆图、读法。此外还用一个旧刻本《新列国志》（郑振铎先生藏本），综合参考。把“评本”误删、误改、误校，或不必要删改而删改了的地方，据“新志”校补或改回。“新志”和“评本”同样错误了的某些地方，便设法参考有关经传书籍，审慎地加以订正。还有一类问题，主要是叙写前后矛盾，两本同样很难加以统一的，例如：

例一：“襄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前因”按第五三回叙写的是公子侧，而非公子婴齐（五七回，五三六页，一五行）。

例二：“右师华元私谏曰”按右师华元是宋臣，是时又不在齐国（四九回，四五八页，倒四行）。

例三：“彼得留太子以要地于齐”“彼得”，“评本”作“彼此”。按“齐”疑为“楚”误字。“彼”系指齐，出秦使口气（九四回，九四六页，倒五、四行）。

这些地方，都只好保存原来面目，不强求解决，以待进一步研究。

标点方面，我们曾经参考了旧刻本“新志”原有的句读，并为了便利读者的了解，在这个工作中：第一，我们采取了能断则断，多用句号，少用分号的办法；第二，必须是明确的问语（问人或问自己）才用问号，不单注重字面；第三，三个以上并列的名词，才加顿点，两个的省略不加。

最后，还有需要附带说明的几个问题：一，“新志”总目前原

有一篇“引首”，“评本”把它作为了书前的附录，我们考虑到它对于正文不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就删略了。二，“评本”在第一回回目前，有类似全书引子的一首词，在我们这次排印时，为了格式的关系，改排在第一回回目之后，是否适当，还待再加研究，但它不是第一回的入回词，在这里需要加以声明。三，本书未加注释，是因为书中文言成分极多，如果注释起来，连篇累牍，近于一般字典、词书的钞录；其中所写历史事实，如果把它们的来源根据一一注出，又会变成全钞《左传》、《战国策》等书，对一般读者也没有什么必要。

以上所说办法、体例、标准等等，是否妥当，希望读者多多提出意见。我们工作中错误和疏漏的地方，也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此外，关于本书的书名和编者，还有一点说明。我们所用的底本是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而蔡元放的底本又是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我们又用后者校正了前者。我们这个本子，含有冯蔡两本的成分，所以我们题为两个人编。但《东周列国志》的书名较为通行，所以我们还是题了这个名字。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9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9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8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36
第六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45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54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63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69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76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贿構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84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94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103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110
第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20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27
第十七回	宋国纳贿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134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43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52

目 录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61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偷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72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84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93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205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217
第二十六回	歌虞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28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37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46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54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63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73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81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92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02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312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22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332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4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53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64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375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覲	卫元咺公馆对狱	384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393

目 录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402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縗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411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殫谷封尸	422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31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442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453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462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缨大会	473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構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484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494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504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515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525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534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544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555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565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575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587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59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606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617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鯶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627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637

目 录

第六十五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649
第六十六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658
第七十五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670
第七十五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681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693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704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717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728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739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751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762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774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787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798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欬	纳蒯聩子路结缨	809
第八十三回	诛芈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823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835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饭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847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857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869
第八十八回	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880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891
第九十五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902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哙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913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蹠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924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934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944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956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965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975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987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1001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1013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1023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1033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1043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1052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1062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1072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1081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1090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

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鋒？隋珠彈雀总堪傷！

皇威衰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趨车輦，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輦而听之。歌曰：

月將升，日將沒；糜弧箕箙，几亡周國。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輦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糜，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糜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

“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漦而藏之？漦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

收其涎沫，置于朱椟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椟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椟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漦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椟，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鼋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鼋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漦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厔弧箕箙！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

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糜弧箕箙”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著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著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著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时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著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有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

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著，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麇弧箕箛’之谶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沈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